

我是黑鸽子

罗佳 著
明天出版社

浪漫中学生



我是黑鸽子

罗佳 著

明天出版社

浪漫中学生



责任编辑：陈 静

封面设计：罗强志

我是黑鸽子

出版发行 明 天 出 版 社

经 销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山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850×1168 毫米 1/32 8 印张 148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 7 - 5332 - 2744 - 1/I.592

定价：13.80 元

内容简介

马腾跃是个不合格的中学生，他暗恋的女孩岳紫荆也挡不住明星光环的诱惑投入大款的怀抱。伤心之余，自诩为成熟的坏青年的他发现自己不过还是个孩子，连个坏青年也算不上，只是个穿着黑色“外衣”的“和平鸽”，一只“黑鸽子”。小说通过少年的视角透视了商品社会中孩子成长中的种种困惑，对广大青少年朋友及其师长们都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8)
第四章	(25)
第五章	(35)
第六章	(41)
第七章	(49)
第八章	(57)
第九章	(63)
第十章	(72)
第十一章	(82)
第十二章	(92)
第十三章	(103)
第十四章	(113)
第十五章	(123)
第十六章	(133)
第十七章	(140)
第十八章	(148)
第十九章	(158)

第二十章	(169)
第二十一章	(181)
第二十二章	(191)
第二十三章	(199)
第二十四章	(211)
第二十五章	(223)
第二十六章	(236)

第一章

马腾跃的行军床支在书房的一个角落里，此刻他僵僵地坐在床上，听着外面母亲的动静。汗在汗衫里面顺着胸窝子往下爬，痒痒的。他用脚大拇指捅了一下电扇钮，电扇转了起来，嗡嗡地摇头。他躺下去，行军床吱吱嘎嘎地呻吟。他一直对住在书房的行军床上愤愤不平。他的好多同学从小就有了自己的房间而他却没有。他觉得自己永远只是这个家里的一个旅客，一个借居者。

母亲突然没动静了。她睡了？马腾跃在黑暗中躺了好一会儿，母亲那边还是没有动静，看来她是真的睡了。马腾跃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一直绷紧着的身体这才放松了下来。电扇在嗡嗡地摇头。马腾跃身上却有是汗水涔涔，屋里的空气黏糊得要命。马腾跃将汗衫脱下来揩抹身体，琢磨着是不是到卫生间里去冲个冷水澡。冲一冲很舒服，但他认为还是不冲的好，省得惊动了母亲又是一串罗嗦。

马腾跃睡不着，他又开始回味母亲回来以前他和豺鱼歪在沙发里从影碟上看到的那些东西。那些令人心惊肉跳的图像和声音一次又一次攫住马腾跃的喉咙，使他无法呼吸。很快他就感到口

干舌燥了。他很想喝口水，喝口冰镇可乐，让那凉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液体穿过他的脏腑，浇灭心头之水。他看到了岳紫荆。他想今天真走运居然碰到了岳紫荆，非常友好地看着马腾跃，还朝马腾跃伸出她的手——她的头上突然现出了金灿灿的光环，象太阳一样耀眼。

“喂！喂！”

马腾跃睁开眼睛，看见了母亲的脸和母亲头上的电灯光。电灯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他用手掩着脸，不耐烦地说：“困死了。我好不容易才睡着。”

“我必须和你谈谈。”

母亲总是这个口气：我必须和你谈谈，谈什么？谈了千句万句，可马腾跃根本连一句都听不进去。谈是白谈。母亲怎么说总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马腾跃坐了起来。他侧着脸，表现出自己的勉强。这会儿他已经不怎么害怕了。最可怕的问题是影碟，可影碟已经被机灵的豺鱼从机器里退出来，悄悄揣进兜里，带走了。没有什么蛛丝马迹落在母亲眼里，母亲能说什么？

“我必须和你谈谈！”母亲强调说。

马腾跃尽可能坦然地将脸转了一个角度，现在他和母亲脸对着脸了。马腾跃用他年轻而清澈如水的眼睛与母亲四目相对。他看见母亲披着一头乱发，脸上细碎的皱纹纵横交错，黄脸皮枯涩而毫无光泽。马腾跃纳闷：妈妈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母亲的眼球上布满了血丝，口里喷吐出一股浓重的酒气。马

腾跃又一次偏过了脸，这次不再是表现他的勉强，是因为母亲口中的气息不太好闻。母亲喝醉了。好象母亲是从来不喝酒的。

幸亏母亲喝醉了，不然他们刚才准得被当场抓获，哪怕豺鱼再机灵，他们也无法幸免。母亲的明察秋毫一直让马腾跃心怀畏惧。

母亲并没有考虑她口里的气息有什么不对劲。为了使自己的表情更具震慑力，她将脸逼近儿子，偏着脸的儿子将他的头往后仰了仰，以避其锋芒。母亲又一次意识到太近——母亲毕竟也是一个女人。想到这一点母亲下意识地将脸后撤，她看到儿子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

“今天晚上你们在家里干什么？”母亲将“家”字咬得很重。

“没干什么。”

马腾跃尽量装得满不在乎。但母亲捕捉到了他眼睛里掠过的紧张和警惕。马腾跃心里一有事脸上的表情就有点象一只支楞起耳朵的耗子。

母亲盯着马腾跃的眼睛，盯得他低下头去。她故意沉默着和儿子对峙了几分钟，然后出其不意地问：“刚才那小流氓他是谁？”

马腾跃抬起头来，脸上耗子般惊惧的表情在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不是小流氓，”他说，“就是小区里的一个街坊。”

“街坊？”

母亲下意识地重复着这个一股小市民味儿的词。她知道这一次又没有击中儿子的要害。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的表情轻松了起来。儿子已经在心里布好了防，今天晚上，他只会和她在“街

坊”这个问题上周旋，不会再说其它的了。那么儿子到底做了什么需要瞒着人的事呢？

“他是个什么样的街坊？”母亲不想就此收兵。她见识过也打听过，其实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街坊，甚至知道那小子有个绰号叫“豺鱼”，但还是要明知故问。

“街坊就是街坊。”

“街坊也有好街坊和坏街坊，”母亲重复她说过了无数次的话，“你现在还是个孩子，正是可塑性最强的时候，和不三不四的人接触，就会受到坏的影响。”

“我知道，这个道理你每天要对我说好几次。”

儿子昂起了头，眼睛里放射出好斗的光芒。

一股厌恶感突如其来，母亲觉得和儿子的对话没劲透了。这是一种失败后的厌战情绪。这情绪紧紧攫住了母亲，让她无法喘息。儿子摆的就是“我就这样子看你能把我怎么办”的架式，打轻了没用打重了她又舍不得，真叫人无计可施！

母亲朝着虚空里挥了挥手，说：“总之你不能和这种人来往！”

马腾跃哼了一声。片刻之后他才意识到这一“哼”是从自己鼻腔里发出来的。他居然敢当着母亲“哼”一声了！有一丝快意轻轻地掠过心头，让他很受用。

母亲的脸色越发难看。

这时候父亲走进了房间。

父亲的出现让马腾跃感到意外，父亲最近在一个剧组帮忙，一直住在宾馆里，基本上不回家。他今天怎么回来了？

父亲的笑脸立刻使屋里的气氛松弛了下来。

马腾跃并没有放松警惕，随着他一天天长大，一天天懂得人情世故，他也渐渐发现了父母对付他的一些小窍门。比方说父母从来不会同时对他发脾气，他们总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打一个摸，一个使用大棒一个使用胡萝卜。这一次，显然轮到父亲装笑脸了。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准备战斗！马腾跃在心里对自己说，准备战斗！

父亲在他的软椅上坐了下来。他捧着一杯茶，稀溜稀溜地喝着。他显然和母亲一样，对他们的儿子不怀好意，可居然还能笑得那么亲切！

“腾跃，”父亲问，“你真的不想上学了？”

马腾跃不说话。因为经验告诉他父亲的这种提问只是一种说话方式，并不需要他回答。

“真的不想上学就算了！”父亲一挥手，显得十分豁达大度，“我本来是希望你能读个大学的，哪怕读个大专也好，一个人没有一点学问，恐怕是很难应付将来的社会的。当然我并不想强迫你，你实在不想上，那就不上吧。不过，不上学不等于什么事都可以不干，整天游手好闲，混日子。你已经是大人了，除了吃饭睡觉，总得做点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对不对？”

马腾跃不吭声。他还等着父亲往下说。

这次父亲没有接着往下说，母亲也没有象往常那样接着父亲的话继续发挥。他们都沉默着看着马腾跃。马腾跃知道他们是在等着他说话，他们大概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打算。自从马腾跃自动辍学，呆在家里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无业人员，他们就一直想从他

嘴里知道他对自己的将来有些什么打算。可马腾跃根本没有打算。他不想上学只是因为上学没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意义。至于将来，将来不过是遥远的一片模糊的未知数，马腾跃根本无法对它做出任何预测。你能让马腾跃对父母说些什么？

“说话啊，”母亲不耐烦了，“你爸爸问你呢！”

马腾跃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反感，他对父母的一唱一和腻透了。他们总是把他当傻瓜，以为他什么都不懂，有什么话从不肯直接说出来，而是用一些很拙劣的小伎俩来引诱或逼迫他就范。他真想大声地告诉父母：我决不会落入你们的圈套！决不会！

“我不明白，”母亲气势汹汹地说，“你为什么总和我们有对立情绪？”

这是从何说起？马腾跃在心里冷笑，究竟是谁和谁有对立情绪？谁找谁的碴？谁想在谁的鸡蛋里挑骨头？大人真是蛮不讲理！明明是他们动不动找上门来兴师问罪，却偏偏还要说孩子有对立情绪，这个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滑稽！

“把头夹在裤裆里算怎么回事？”母亲似乎看出了马腾跃的心理活动，冷嘲热讽地说：“你不是个男子汉吗？有什么话就不能堂堂正正地说出来，非要在心里嘀咕？”

马腾跃还是沉默着。对付父母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父母再强大，也会有弱点。对于马腾跃，他们的弱点就是他们马腾跃的父母而马腾跃是他们的儿子。说到底，他们发再大脾气，可又能把马腾跃怎么着？

马腾跃冷眼看着父母，他在等待一个结束，漫长的谈话总会结束的。时间已经相当晚了，有一个呵欠一直想打出来，可他只

能憋着。他都有点憋不住了。

就在这时候，他看见父亲脸上又浮起了笑容。他看得出来这一次父亲的笑发自内心，是真笑。

“马腾跃，”父亲叫着他的名字，“我们想和你谈谈你的工作问题。”

工作？马腾跃感到突然。但仔细一想也不突然。一个人长大了不上学了应该做什么，当然是工作。总不能一天到晚在小区的院子里晃来晃去，象豺鱼他们那样，做一个“社会闲散人员”吧。他只是没想到父母会无声无息地替他去操办这些事，心里多少有点感动。他看着父亲，等着他往下说。

父亲却不说话，只是含笑看着儿子，想卖一个小小的关子。

母亲却沉不住气。“你爸爸让你去他们的剧组。”她说，“去拍电视剧。”

什么？马腾跃差点没蹦了起来。

“太棒了！”他说，“这可真是太棒了！”

刘建英的心却猛地缩成了一团。丈夫的脸上也突然涌起了片乌云。刘建英想到了一句名言：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换言之，凡是儿子乐意做的事，做父母的就得多个心眼儿盯着他。当然，现在再从儿子手中收回这份工作，已经为时过晚了。她已经把话说出去了。

马腾跃已经完全忘掉了刚才和父母闹的那点不愉快。他笑逐颜开，甚至还没遮没掩地打了一个响亮的呵欠。他得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不管在什么状态下都能突然笑起来，一副没脸没皮的模样。刘建英最不喜欢的也就是这个模样。

“我到剧组干点什么呢？”马腾跃问父亲。

“难说，看人家怎么安排吧。”

“听说剧组来了好几个大明星？”

马守则没有回答儿子，只是应付地笑了笑。

马腾跃却不管他的问题是否得到了回答，接着往下问：“剧组会不会让我演个小角色什么的？我可从没演过戏，我一上台腿就会发抖，不过没关系，剧组不是有导演吗？导演会帮我的对不对？”

看着乐滋滋的自说自话的儿子，刘建英后悔莫及。

“行了行了，”马守则打断了儿子的话头，“你的这份工作可来之不易啊！我可告诉你，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到剧组你得注意几条，第一要讲礼貌懂规矩，剧组的人都是你爸爸的老同事，是你的叔叔阿姨，看见他们你得叫叔叔阿姨好，不要象个没嘴葫芦似的见了人就低着头不吭声；第二你得要勤快，不要象在家似的一天到晚懒洋洋的除了吃饭睡觉什么事都不干，要记住你不是去玩，是去工作的，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马腾跃只看见父亲的嘴巴在可笑地蠕动，却没有听清他说的是什么。这么些年，他早就习惯了父母的唠叨，他们想说什么让他们说去，他完全可以充耳不闻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想自己的心事。想到即将到来的剧组生活将会给自己带来一段色彩斑斓的日子，马腾跃就无声地笑了起来。

“喂喂，我的话你听清楚了没有？”父亲十分严厉地回。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马腾跃笑着回答，“我都听清楚了。”

马守则疑疑惑惑地看着儿子。他当然希望儿子没对他撒谎。

第二章

马腾跃希望能将他进了剧组的消息告诉岳紫荆。

马腾跃设想了多种可能性，比如直接去找岳紫荆，大大方方地和她说点什么；比如埋伏在放学的路上，等她路过时走出来，假装和她不期而遇；或者干脆给她写封信——不不，写信肯定是个馊主意。总之马腾跃设想某种方案的时候总是勇气十足，而一旦真的碰上了岳紫荆，看到了她那一张光洁的脸，那一双深棕色的清澈透底的眼睛，马腾跃就会气馁，就觉得自己十二分的肮脏，眼睛上的眵目糊似乎没有洗干净，身上也黏糊糊的好象很长时间没有洗澡了。他没有勇气和岳紫荆对视，更别说和她说话了。

但马腾跃还是徒劳地鼓励自己，一定要找一个和岳紫荆说话的机会。

马腾跃在小区的水泥小径上慢腾腾地走来走去。正是上班的时候，整个小区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经过岳紫荆那栋楼的时候他忍不住朝五楼的那排窗户张望。每天早上大约不到七点，他们班上的两个女同学就会出现在那栋楼下，朝着那排窗户喊：

“岳紫荆——岳紫荆——”她们清脆的喊声好听极了。一般喊上五六声，岳紫荆才会现在窗口，答应说：“来了。”几分钟之后她就会从楼里走出来。除非碰上特别不愉快的事情，通常她们凑到一块儿总要故意放开声音嘻嘻哈哈地说几句什么，故意表现她们的快活和无忧无虑。假如这会儿马腾跃或者别的男生凑巧从这里走过，她们会笑得更加热烈，还会做出交头接耳的样子。

岳紫荆肯定不在家里。她现在肯定正端坐在课堂上，听老师唾沫横飞地传授宝贵的书本知识，以便将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为了将暑气屏于户外，她家的窗子都紧闭着，同时也紧闭着无数的秘密，引起马腾跃的无边遐想。马腾跃最渴望的也许就是能进入这个家，自由自在地穿堂入室，轻轻撩开岳紫荆的面纱，让最神秘的东西变得不再神秘——这便是马腾跃的青春幻想。

其实，马腾跃在女生面前并不是个胆小鬼。他和他们班上的好几个女生单独约会过。其中最大方的是莫甜。马腾跃和莫甜一块儿吃过麦当劳，一块儿溜过早冰。有一次，他们晚上到滨江公园玩了大半夜，打枪，唱露天卡拉 OK，吃烧烤，在江边的趸船上静静地坐看着灯火通明的豪华游轮从面前驶过。后来江上起了风，莫甜很自然地将身体偎进了马腾跃的怀里。马腾跃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他吻了莫甜。

这是马腾跃第一次吻一个女孩子。莫甜的嘴唇凉凉的，有点潮湿。

“就那么回事。”事后，马腾跃对豺鱼说，“好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豺鱼笑了笑，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

马腾跃想，为什么人们都把接吻说得那么邪乎呢？

马腾跃设想如果他吻的是岳紫荆会怎么样？他想那一定会是另一种滋味，一定会叫人神魂飘荡吧。马腾跃也仅仅只敢想这么一想。在岳紫荆面前，马腾跃永远胆小如鼠。扪心自问，马紫跃并不想和岳腾荆怎么样。也许只要每天都能看到她，能和她说几句话，能和她并肩走上一小段路，马腾跃就会感到无比满足。马腾跃做梦都希望自己身边什么时候能走着一个小鸟依人般的美丽女孩而让人羡慕——这个女孩当然应该是岳紫荆。

马腾跃为岳紫荆准备了好多甜言蜜语，他的心就象那种充满了汁液的软包装饮料，只要用针捅一下，那浓得粘手的甜水就会泉涌而出。他想，他决不能象从前那样该捅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根针了，让浓得粘手的短期水在心里憋得发胀。

人一走近，两扇玻璃门便闻无声息地自动滑开，一股凉气扑面而来。

马腾跃紧跟在父亲身后走进饭店的大厅。大厅里真是清凉世界，有几个衣冠楚楚的人悠然坐在皮沙发里，悄声谈着什么。看到马守则他们中间有人举起手和他打招呼，马守则也扬起手回应。看来这些都是剧组的人了。

马腾跃伸着脖子朝四下张望，大饭店的富丽堂皇让他惊讶不止。那淙淙作响的人工喷泉，那肥厚浓绿的耐荫植物，那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和那雕花刻朵的家具和饰物，都是他平时在电影或者电视里才见得到的。而真正使他着迷的是回荡在这里的某种